

家庭相册



父亲是一棵树

单淑芹 文/图

母亲患偏瘫那年,父亲60岁。父亲说,他自己完全可以照顾母亲,不用儿女们操心,家里的地照样要种。他说:“我就是一棵树,离开地就没处扎根,而且你娘看病吃药的钱还要在地里刨呢!”

那时弟弟漂在外地,我也在离家70多里的县城租房住,父亲怕给我们姐弟俩增加负担,一个人承担起了照顾母亲的重任:父亲收拾完家里那几亩地,每天用三轮车推着母亲在周围村子里转悠。方圆十几里,田间小路,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瞧瞧庄稼的长势,感受村镇的变化,赶集、看秧歌,他和母亲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这一晃就是十多年,父亲的乐观、幽默、豁达,让我们忽视了他的年龄。直到有一天,父亲带着母亲到镇上的照相馆各照了一张单人照。父亲炫耀地给我看:“你看,我们这照片照得多好,以后骨灰盒前就放这张了!”

此时,我才猛然发现,父亲的头发稀疏、花白,背也明显地驼了。

我的心一沉,父亲却笑着说:“人老了,总有一天会走的,免得到时候你们手忙脚乱,而且现在照出来年轻,多好!”由于父母的淡定,谈起生死的话题来,也没了过多的忌讳。春节我们姐弟都在老家的时候,父亲指着河岸上的两棵大柳树说:“这是我和你娘的棺材,二十多

年前,我就种下了。”那两棵大柳树的枝干在寒风中刺向苍穹,龟裂、虬劲,扎得我们的心,隐隐作痛!

母亲病了16年后,带着她那张大照片,住进了大柳树做成的棺木。母亲走后,老家只剩下了父亲一人。我们姐弟决定不让父亲一个人在家,可是,父亲近乎悲怆地大喊:“我哪儿也不去,就守在家里!”

没办法,我和弟弟只好遂了父亲的心愿。但我们不放心,便隔三差五回家一趟,给父亲洗洗晒晒,做顿饭菜,再匆忙离去。

今年春节,父亲和我们姐弟说,过完年要随弟弟去城里住。父亲叫来叔叔婶婶和左邻右舍喝酒,说以后要好好去享儿子的福,他满脸自豪说:“我要当个城里人了!”

我偷偷问婶子,父亲怎么突然想通了?婶子说:“有一阵子他常跟我们念叨,说你们工作忙,来回跑,又麻烦又费钱,还问我,他是不是太自私了?”

我明白了,这段时间父亲柔肠百结,既难舍那一院子的情愫,又心疼儿女疲奔波,几经煎熬才做出了现在的决定……

“头顶一个天,脚踏一方土,风雨中你昂起头,冰雪压不服。好大一棵树,任你狂风呼,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,有乐也有苦……”躲在厨房里,我的耳畔回想着这首歌,一瞬间,禁不住泪眼婆娑……

酸楚的照相往事

杨松华

我的第一次照相是1975那年春天。快6岁的我和已经3岁的二弟(小弟还未出生),被父亲兴致勃勃地领着,来到我们村西口,那棵进村路边的大樟树下。照相师傅竟是我认得的邻村那个名叫建孙的年轻人。

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照相机,建孙叔叔将那发亮的镜片瞄准我和二弟,上下左右前后一点点地移动。我和二弟并排站在大樟树下,一旁的父亲一会儿走上前将我和二弟的身子往中间靠了靠;又走上前将我的衣领抻了抻,将二弟的裤子往上提提。又按照建孙叔叔的要求,让我和二弟往树干边靠,还让我牵住二弟的手。

终于传来响亮的一声“咔嚓”,建孙叔叔放下端着的相机,长出一口气,说照好啦!现在想来,那时可是用胶卷拍照的,每拍一张,都要小心翼翼。

建孙叔叔说一周后会送来相片。一周后,他果然携带相机来到我们村了,父亲兴奋地迎上去,建孙叔叔却说真对不起,我照相手艺还不熟练,在拍完一张后误把胶卷盖打开,里面全卷曝光了。我这次来,重新帮你家孩子照一张。

只能如此了。我和二弟重新被他们领到村西口大樟树下,摆姿势、调整镜头距离。这次比上次花去的时间更长。建孙叔叔临走时,还是那句话,一周后送相片来。

一周后,建孙叔叔来了,我

拉着二弟跟在父亲后面一起迎上去。建孙叔叔说,不好意思,这次又让你们失望了。我这一胶卷要照36张才好冲洗,这几天我一直各村跑,可才照了八张,早着呢!

那时是先照相,等相片拿到手后,觉得满意再付款。我和二弟的一张普通黑白照五毛钱,对于现代人来说,根本不算什么。可那时,一个男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的收入才挣两毛。照一张相,可是要花费掉两个半工。怪不得他各个村庄几天跑下来才照了不到10张照片。

从这天开始,我们一家人都盼着建孙叔叔能早些日子送相片来。我经常领着二弟来到那棵大樟树下,可总不见建孙叔叔的身影。我俩在大樟树下回味两次照相的情境,设想相片拿到手后,我们在相片上会是什么样子。

两个月后,父亲终于打听到了,原来建孙叔叔又误把胶卷盖打开,全卷又曝光了。通过这次实践照相,建孙叔叔觉得在当时的农村替人照相真不是一条生财之道。他天天在外面跑了一个多月,才照了不到一半的胶卷。折算工钱和材料费,他亏大了。一气之下将照相机贱卖给城里一家照相馆,改行干别的事了。

几十个日夜甜蜜的期盼,等来这样的结果。父亲安慰我和二弟说,等下次有照相人来村里,再帮你俩照张。

一晃,竟是六年后,我快小学毕业,学校安排了我们读五年



级的学生照了毕业照。照相师傅是从县城照相馆请来的,他为我们毕业学生和学校里的所有老师照了师生合影。又为毕业班每个学生照了单独的大头照。他的摄影机可专业了,有长长的落地支架,把头伸进绒布里喊着:“眼睛看照相机,挺胸,笑笑,再笑笑……好!”

我们每个人的单独大头照片是班长一发给我们的。孩子们吵吵嚷嚷,笑得前仰后合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因为班上几乎所有同学跟我一样,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自己的相片。相片上的我脸蛋圆圆的,还笑出了两个小酒窝,不齐整的小平头,样子绝对憨实。

相片最能记录难忘岁月里的美丽人生,可惜我直到12岁才拥有了一张大头照,还是黑白的。想想现在的孩子从出生那一刻,便有了幸福人生的“记录”。从黑白照到彩色照片,到数码相机,到如今人人的“随手拍”。这四十年来,我亲身感受到了从一个细小、简朴的照相愿望,到科技的迅速发展给我们老百姓生活带来的极大便利和乐趣!祝祖国国运昌盛,祝每一个家庭安康幸福,每天都能及时向友人家人“晒”出幸福人生影像!

每日连载

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,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,这里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……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——

人民利益

——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

关明

两天后,闵直方把自己打扮成求职的打工者,来到裕翔公司招工大厅。进去以后,看到来求职的工人已经排成了很长的一队,其中的绝大部分,比自己年轻的多。这让他感到,万一哪天干不好砸了现在的饭碗,恐怕到这里讨生活都没有优势了。

闵直方想,他们大概想不到我用这种方式进来吧。当记者的和当间谍的,其实有一定的相通之处。

在他的后面排着一位年轻人,和他一样顶着一头黄色头发,像只芦花公鸡。闵直方和他打招呼,得知年轻人名叫辛孟远,他对闵直方说,原来就在这家公司的南方工厂打过工,干得没意思,就回家了,没想到现在他们把工厂开到了家门口,县里又给下了招工的指标,工人不好招,乡里负责招工的李干事找了他好几次,原来是一副爷的面孔,现在像孙子似的,态度好得很,我正好这一段钱用没了,在家里闲着没事,就给他们个面子,过来打几天工,挣个零花钱,合意就打,不合意就走。

慢慢地,闵直方排队逐步接近了窗口。来这里打工需要提交

身份证和学历证明,闵直方把自己的身份证和毕业证小心地递进去,谁知没有过一分钟就被扔出来了。里面喊:“下一个。”

排在后面的辛孟远把自己的证明材料递进去,很快领出来一张招工表。

闵直方不解地问:“怎么回事,你们不是招工么?”

里面负责招工的人长着一副扑克脸,回答他道:“招工也不招你这样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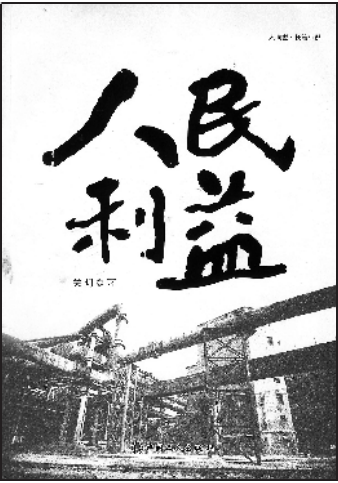
闵直方说:“我这样的怎么了?我又不是残疾。”

那扑克脸说:“我们这里只招操作员,不要大学生,你应该去招干部的地方,到县政府去试试。”闵直方这才知道,学历高了有时候也是麻烦事。上了个大学,现在他来打工,竟然也没有优势了。早知如此,还不如把自己的初中毕业证带在身上。

碰了钉子之后,闵直方对呼维民说:“我再想想办法,不行的话,让我们报社派个年轻的来。”

呼维民有了新的主意,他对闵直方说:“我想起了一个人,是绝对合适的人选。”

闵直方问:“是什么人?比



我们当记者的还合适。”呼维民说:“楚中天,你还记得吗?就是在我们金秋助学时资助过的那个学生,考上了华北大学,现在学校放暑假,他刚回到北梁。”

闵直方点了点头说:“这也是个办法。”

呼维民把楚中天请到办公室,楚中天在上大学一年间,已经脱离了青涩,有了几分大学生的气质。他对呼维民说:“呼主席,不好意思,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,对不起。”呼维民说:“从中学到大学,是人生很重要的一步,在学校的生活,还习惯吧,有什么问题你对我讲。”楚中天说:“我上学得到了工会的帮助,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。”呼维民说:“你只要好好学习,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报答。”

呼维民和闵直方把他们的想法对楚中天说了,楚中天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。他说,工会帮了我家这么多,我能给工会做点工作,是我的荣幸。(连载22)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?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?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?如果有,那就用笔写下来,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: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,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,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(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,800字左右,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)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,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(每篇800字左右,要照片)。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,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
(以一个故事为主,800字左右,有1至3张相关图片)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,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(每篇300字一张图)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